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一四〇回 取本身暗中施密計 設酒宴廁上捉妖精

話說張公子同假濟公並三個和尚，晚席已散，和尚都歸淨室，照昨日一樣的分付，張公子自然關照家人，不許偷看，自己拿了一本書，走到上房，就燈下觀看，不上一頁，忽然看門的家人，走到堂前大驚小怪的說道：「請問一聲，公子少爺可曾安息嗎？」張公子聽說，忙把書丟下，走到大門外面，就說道：「此刻進來有什麼事件呢？」看門的家人道：「回稟少爺，適才外面來一禿頭小伙計，說道：老爺特為過江，來致謝聖僧捉妖，現已離家不遠。因路間不曾帶燈火，叫你們點燈去接呢！」張公子見父親回來，歡喜不過，忙喊了幾名家人，點起燈籠，迎接出去。巧巧才出大門，見張欽差一個人已經慢慢的晃到。張公子迎上，叫了一聲「父親」，家人打著燈籠在門前引路，一直來至內室坐下。公子請安過後，一家人皆來請安，張欽差又到老太太房裡請安坐下。老太太道：「這幾天家裡妖怪直即鬧渾了，王親家奶奶頭被打破了，奶媽舌頭都嚇短了。太陽落山之後，磚頭、瓦礫、石子、破缸，就在天井裡亂擲。幸虧前日濟顛僧到來，家中雖然安靜，無奈捉了兩日，才捉了一撮毛，不知到底可能捉住？」張欽差道：「母親放心，濟公法力廣大，孩兒私下回來，也專為來叩謝聖僧捉妖之德。」說罷，忽然眉頭一皺，又說道：「噯，我要出恭了！」老太太忙叫媽子拿過一隻恭桶，張欽差明下出恭，暗中行事，將那石頭之類照濟公吩咐，一律嘍嘍的皆擲在屎裡，卻絲毫不露聲色，口口聲聲皆說感激濟公，特來叩謝他的。出恭之後，走到外面，又喊家人說道：「你們代我到廚房關會他一句，叫他們辦一桌加味烤席，三更時過後就要。」說畢，同公子們談些家常，我也不暇細說。單說四個妖精走到淨室裡面，正同談說昨晚的這個胖子，便商議今晚的辦法。

忽聽前面轟轟的說的笑的，轆軸精就吃了一嚇，忙對缸片精道：「缸師兄，你且用隱身法到前面打聽打聽去，看究屬為的一段什麼原故？」缸片精隨即就作了妖法，走到前面，細一查察，知道是張欽差回家。但見他勿論走到什麼去處，前面皆有一個金甲神保護。缸片精那敢近前，只得遠遠的站在天井外面探聽消息。及至到了老太太房裡，他便隱在窗腳下，一句一句的聽得真切，這才放心得下。當下跑回淨室，怎長怎短的說了一遍。三個妖精聽說，莫不暗暗歡喜。忽然缸片精對三妖作了幾個噁心，說道：「怎麼的，我聞得你們身上都有一股臭氣，這是怎麼弄的？」三個妖精初還不甚覺著，及至被他提破，覺得渾身都是尿屎臭。轆軸精道：「我明白了，這多分是一個爛屁眼，站在樹林裡我們三人的本身上，沒頭沒尾廚了一攤爛屎，放了一場臭屁，這定是這個道理。今年春間我們三人在白雲山獸頭道兄處赴宴，也遇著這個笑話來的。後來幸虧一隻狗子，代我們身上舔乾淨了。不曉得今日可有運氣，還遇著一隻犬，假些功德在我們身上破？」看官，你看這些妖精，到底道行淺薄，本身倒被人家擲在屎馬子裡，他還不曾曉得。但是這濟公因何要將他們的本身擲在屎馬子裡呢？濟公的用意，曉得他們一行見面，必要逃走，將這三個本身用污穢拘住，就叫他逃走不得。到了臨場的時候，便可注意專捉這缸片精了。要論這缸片精，雖沒有什麼大狠處，但他五遁俱全，最為難捉。所以濟公須先佈置妥當，免得臨時制肘。

閒話休提，且言四個妖精，既打聽得張大人回來，並無他意，雖身上有些臭味，也不放在心上。到了一更向後，上下的人均皆歸房睡覺，單有上房裡張大人同張公子對燭談心，留了兩個家人在旁面煨茶，一排窗扇門戶，均皆關得好好的。四個妖精商議道：「時光不早了，我們還是那樣去逛逛罷。」瓦礫精道：「那下房離這淨室太遠，謹防張欽差他竟大著膽跑得來察看察看，假或看出破綻來，那是反為不美。」

四妖精又議論了一頓，復行尋了磚瓦之類，也同昨日一樣，變做替身。四妖離了淨室，搖身一變，依舊公子翩翩的直奔下房。今日胖奶奶同昨日不同，早已睡在牀上，帶養神帶等候他們了。四妖走進房裡，見他已經睡覺，忙近前將帳門揭起，見他仰在牀上，四個妖精兩個便拖了兩隻腿，兩個便拖了兩隻膀，平搭起來，就同五牛分屍一樣，把個胖奶奶一直搭到海棠軒裡，一直鬧到四更以後，把胖奶奶仍送回原處。

回了淨室，毀去替身，又仍然變做和尚。

轆軸精道：「為今之計，怎樣說法？不能再用宕延之計了。若一定說捉不住妖怪，擠住他搬家，我們好容易遇見這個胖子，決不得他一家走了，獨留這女媽子的道理。諸位且細細想一條妙計才好！」磚頭精道：「我有了主意了。我們今日頂好就說妖怪已經捉住，我同缸師兄，一個變一老鼠伏在台下，一個變做准提道人的佛身，坐在旁邊供桌上。你就拍住法令，叫老鼠逃走，老鼠就一定要張家搬讓，候著准提佛轉彎，叫張家把海棠軒一段讓出了事。你們諸位看看可好不好？」眾妖極口稱贊道：「好計好計！」當下轆軸精上了法台，磚頭精取了一塊磚頭做了替身和尚，自己便裝了准提佛，坐在西邊台上，閉著眼睛。缸片精也找著一塊缸片做了替身和尚，自己變做一隻五尺多長的大老鼠，跪在正中法台下面。調度已妥，便叫瓦礫精進去送信，說道妖怪已經拿著了。瓦礫精當即走到前面六角門口，對著上房大喊道：「你們裡面聽著哇！妖怪已拿住哇！請少爺趕快到淨室去哇！」喊了幾句，轉身就往後走。但是上房裡聽了一喊，公子滿心大喜，以為此番請了准提道人，斷將妖怪捉住。單是張欽差萬分疑惑，暗道：我倒要去望望，單看捉的個什麼妖怪呢？想罷，便喊家人點起燈籠在前領路，自己同公子一行直奔淨室。

還未得到淨室門口，轆軸精早看見一位金甲神人走進淨室，知道是張欽差的護身。暗道：我也不是同張欽差本身為難，諒他也奈何我不得。便定一定神，直見張欽差同公子都走進來了。張欽差掉頭向家人說道：「你關會廚房，叫他們在廳上預備擺酒，替聖僧賀功。」家人答應了一聲，當即走去。但見上面『濟公』站起身來，對張欽差道：「貧僧法令在身，不能全禮，望大人恕罪。」張欽差道：「豈敢豈敢！」

一面回答著事務，搭眼見下面果然一個五六尺長的老鼠伏在台下，想情定是妖怪了，倒也有些詫異。又見西邊台上，果然坐了一位少年活佛，合著掌，閉著眼睛。再朝正中一看，卻然活脫的一個濟顛聖僧，反較濟公規矩一點。張鐵差正然私下酌量，直見上面『濟公』把法令一拍，說道：「孽畜，你抬頭瞧一瞧看，現今房主人欽差大人已在此地，你可趕緊逃走！我和尚慈悲為本，也不加害於你，若有半字不行，休怪我僧人立時就開殺戒！」那老鼠聽畢，就嗤嗤的在下面笑道：「好一個麻木禿驢，我今在此法台之下，是拗不過准提道長的佛旨，難道我怕你不成？你一定要開殺戒，我們就殺個高低是了。」說罷，把嘴一張，直見一陣砂子向法台上打去。上面『濟公』也把嘴一張，一陣石子也往下打來。沙子同石子就在半空中攪在一處，攪來攪去，忽變做一個火球，飄飄蕩蕩出淨室而去，張家父子在旁邊都看呆了。

法台上正然把法令拍了一拍，剛要開口，忽見「准提道人」走下台來，朝法台上打一稽首，說聲：「善哉善哉！上面和尚聽著：這鼯鼠精，他本奉了雷音寺法旨，因張家不敬五穀，所以才來作祟，並非私下鬧事，你和尚管他不著。我今替你們解了冤孽，叫張家從海棠軒起直到後院，皆讓他居住，他也不許到前面害人。兩造聽與不聽，我也不能勉強。我去也！」說罷，把腳一頓，見足下生出一朵祥雲，出了淨室，向空而去。就此磚頭精歸了小和尚的本位，暗暗收去替身。上面『濟公』

見「准提」走後，便向張欽差道：「張大人，適才的話你可聽見嗎？諒情不能怪貧僧不代出力，就准佛旨斷罷。」張欽差還未開口，轆軸精見天光已要發白，不便耽擱，便對老鼠說道：「謹遵佛旨，你就去罷，但後來不准再到前面。」那老鼠就地便打了個滾，忽然不見，其實也歸小和尚的本位去了。『濟公』隨即跑下法台，對張欽差說了一句「有勞不週」，張公子還想開口，張欽差忙攔住道：「甚好甚好，謹遵佛旨便了。」轆軸精聽說，滿心歡喜，以為大事已定，笑嘻嘻的領了小和尚，就要告辭，張欽差忙住道：「聖僧莫忙，且請至廳上吃杯水酒，再去不遲。」恰巧值席的家人走來回稟道：「酒已齊了，請老爺們坐席罷。」假濟公見時光去日出還有一息，便大膽領了三個妖怪，陪著張欽差到廳屋中吃酒。那知才進廳屋，朝席上一看，一個個撒腿就逃，直嚇得魂不附體。不知這四個妖怪究屬看見何物，且聽下回分解。大膽領了三個妖怪，陪著張欽差到廳屋中吃酒。那知才進廳屋，朝席上一

看，一個個撒腿就逃，直嚇得魂不附體。不知這四個妖怪究屬看見何物，且聽下回分解。